

H U A N G J I E

荒·界

董 谦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荒 界

董 谦／著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安 瑞

荒 界

Huang Jie

董 谦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75 字数 470 千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17-1164-8/I · 1124 定价：24.00 元



董 谦 一九四九年生于辽宁省新金县，一九六八年高中毕业于黑龙江省林甸县第一中学，回乡后先后当过农民、教师、宣传干事、县志编辑、县委秘书和文化局长。一九七二年开始发表作品。曾两次获黑龙江省政府文学大奖和国家级的地方戏编剧奖。已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二百多篇，代表作品有《我家来了个小猫崽》、《老黑牛》、《呼兰童话》、《乡情》、《屯风》人物系列小说和《酒迷探婚》、《圆梦》等。现任林甸县文体局局长，黑龙江省第一届、第二届驻地专业作家。

目 录

上卷：屯 风

南北炕	3
骂人精	15
公姐夫	27
三把手	38
黄大仙	51
上下屋	65
屯屯有	75
屯二虎	86
红毛狼	96
破鞋匠	110
屯二坏	123
屯大爷	138
屯高草	155
屯二哨	172
蹲碱沟	187
屯二赖	201
活神仙	213
过日子	225

下 卷：乡 情

我家来了个小猫崽	243
蛋迷新传	252
神 女	267
呼兰童话	277
濱子口的黄昏	291
公 羊	301
奶 子	312
荒 戒	321
乡 情	334
喜 鹳 归 来	352
七色彩环	367
静 夜	384
井 坟	396
杀 牛	411
毁 地	452
老黑牛	481
后 记：关于《荒界》的题外话	495

上卷：屯 风



南 北 炮

二笨，小名叫有子。

笨有子，排行老二。爹妈没有了，跟着哥哥嫂子过。这人笨得厉害，笨得恨人，他哥时常点着他的脑门子训他：“操，死蟹子，不鼓沫。”

十八岁那年，队长刘金领大伙刨埯种苞米。歇气儿时，老刘金故意把有子叫到旁边拉，问他：“有子，今年十几了？”

“十八。”

“想不想媳妇？”

“不想。”

“人家都想，你咋不想？”

“俺们家有媳妇。”

刘金乐了，说：“有媳妇，那不是你哥的吗？”

“管他谁的，有一个就行呗。”

大家伙听见他俩唠嗑，就哈哈地乐。

刘金突然小声贴在有子的耳朵上问他：“有子，你那玩艺儿晚上硬不硬？”

“啥玩艺儿？”有子没听明白。

“尿尿那玩艺儿呗。”

“硬。”

“那咋还硬呢？”

有子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尿憋的。”

刘金乐得直拍大膀，说：“你小子，还中，还知道是尿憋的，这就不简单了，慢慢你就知道是不是尿憋的。”

老曹店的姑娘们都很野。

男人们能干的活计，姑娘们也全都能伸手试巴试巴。赶马车、划船、打鱼、拣蛋、下河采菱角、上甸子打洋草、割苇子……干啥都不打怵，就连老头常叼的那种蛤蟆头烟袋，拽过来也敢抽两口。有的姑娘比小子还野，跟大小伙子摔跤、掰腕子、拔锄杠、划酒拳……碰上一个能喝大酒的，连有些爷们儿都吓得直躲。

以老杨二羔子为首的有那么一伙姑娘，闲着没事的时候，也琢磨着围住笨有子审问戏弄一番。

“有子，你嫂子下黑和谁一个被窝？”二羔子先带头问他。

“跟我大哥。”

“你看见的还是听说的？”

“看见的。”

“不是说跟你一个被窝吗？”有人问。

“我才不跟她一个被窝呢。”有子说。

“你嫂子说的。”

“我没跟。”

“你还吃你嫂子‘咂儿’了呢。”

“谁吃她那破‘咂儿’了，我才没吃呢，我才没吃呢，妈了个蛋的，谁吃她那个破‘咂儿’了……”有子说着骂着就要回去找他嫂子对证。

二羔子她们憋住笑，转了话题，拽住有子继续问他：“哎，有子，你看我们几个给你当媳妇，你要不要？”

有子眨着小眼睛，瞅瞅一圈嘻皮笑脸的花姑娘，摇摇头：“不要。”

“这么多人给你当媳妇你还不要？”

“俺们家都有一个媳妇了，不要。”有子笨拙地重复着。

二羔子们哈哈大笑地四散了。

笨有子满二十那年，家里人就忙着给有子张罗着说媳妇。有

子这个时候对说媳妇还没开窍呢，对说媳妇的理解还没觉醒。有子的哥哥替他着急，背后教训他的嫂子：“没事的时候，你好好启发启发有子。”

“天生的笨货，咋启发？”

“当嫂子的怕啥，教教他呗。”

“那事还有教的？你教吧，咱不会。”

有一回，有子他哥哥故意想告诉告诉有子，把有子叫到近前问他：“给你找个对象干不干？”

“不干。”

“干呗。”哥哥观察着有子的反应。

“不干。”

“给你找一个吧，帮你生个孩子……”

有子急歪歪地嘟囔着：“要那破玩艺儿，还得给她买表。”

“人家老杨二羔子那茬姑娘都抱孩子了，就你抱杆儿要光棍呢，你也不着急？”他哥生气地说。

笨有子迷迷糊糊地说：“你看谁好，跟谁对去，咱家有个媳妇就得了，要那么多媳妇干啥，还得给她买表。”

“操，死蟹子，不鼓沫。”哥哥骂一句，再也不理他了。

有子对说媳妇的事情挺笨，但是对一些别的事情却不怎么笨。下河采菱角，别人采一筐他能采两筐；钻苇塘子拣鸟蛋，别人拣一桶他能拣两桶。一起和他下河的人们，别人只能拣点水鸡蛋，缩脖子蛋，他就能比别人多拣一些水鸭蛋和鱼鹰蛋。一起下河去洗澡，别人洗完澡了回家两手空空，二笨从水里上来就能两手拎着水鸭子、大鲇鱼和大河蚌，有时还能把水耗子和大黑鱼给捉上来。有人就纳闷儿，你说这小子这么笨，钻进水里他咋啥都能抓上来呢？就说那大水耗子他咋就能给抓住呢？别人上甸子抓一些蝈蝈都用裤腿子给卷回来，他上甸子不但能抓住各种各样的蝈蝈，还能就手用麦秸和柳条编一些非常精制的小蝈蝈笼，把蝈蝈给装里

面。别人看见鸟窝把鸟蛋拣回来就得，而笨有子就能把那只下蛋儿的母鸟给套住。

老刘金一看见有子就笑：“这小子干别的啥都灵，就他妈的说媳妇不灵。你呀，白活。”

有子长到二十三岁那年，对说媳妇的事情才开窍。

村子里办个配种站，站长姓梁，技术员姓方。一匹种马，一头种驴。种马是那种苏联产的阿尔登枣红色重型大马，种驴是山西产的白肚皮、黑脊背的大叫驴。每年春暖花开，青草发芽的时候，站长和技术员就将种马和种驴拉出来，拴在太阳光下边，用毛刷子蘸温水，将种驴种马的身子刷得水光溜滑。那两个种驴种马在温室里喂养了一个冬天，麦麸子、豆饼、鸡蛋黄，催得浑身滚圆，毛管发亮，鬃毛发奓，四蹄乱刨；浴上春风，吃上青草芽子，憋得咴咴乱叫，专等着三里五村的发了情的母马母驴配种合作。老曹店四屯这点儿活计，让刘金安排给有子去干。

“有子，给你派个好活去不去？”刘金问他。

“啥活？”有子问。

“配种。”

“配啥种哇？”有子不明白。

“就是配马。”

“去呗。”有子听明白了。

“去可是去，你可不能白去。”

有子不明白队长的意思，就说：“配上就行呗，咋还能白去呢？”

刘金板着脸，告诉有子：“那就去吧，牵上那匹檀黄骡马，去找梁站长和方技术员。别忘了，把你那鸡架门关好，别让你那二伙计看见。记住没有？”

“记住了。”有子糊里糊涂地扯着檀黄骡马走了。

有子光答应着记住了，其实还不太明白是咋个意思，牵着那匹发了情的马晃晃荡荡地就来到了配种站。有子还没等和梁站长

说句话，配种站的种马种驴就撅尾巴跳脚地急得呜哇乱叫起来，那种马急得又刨蹄子又调屁股，种驴急得直劲号叫。有子手里牵着的那匹檀黄马听到呼唤，也激动不已，情不自禁，没等有子弄明白怎么回事，就扯着有子直奔种马跑去。站长和技术员见此情景，一边命令有子牵住黄马，一边进屋去取配马工具，这工夫有子已经懵了，哪里牵得住黄马。那大红种马疯了一般，见了黄骡马，急不可耐地贴了上去。缰绳拽断了，两匹马儿如干柴烈火，疯疯癫癫，你追我赶，慌慌张张地就完成了配种的全过程。等站长和技术员取来工具，马儿已经把事办完了。

有子几乎是懵了。

这笨有子平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两眼瞅直了，样子像傻了一般，小肚子下边有块肉随着这镜头，直劲往起长，直到梁站长来到近前，照准他的屁股使劲踢了一脚：“有子，你看你看那二伙计咋的啦？”

有子立刻蔫了头，用手将那只红杏大小、探头探脑的二伙计使劲塞了回去。

刘金再见有子的时候，就故意问有子：“有子，配马这活怎么样？”

“挺好。”有子笑嘻嘻地低下了头。

“还去不去啦？”

“去。”有子认真地答应着。

从此，有子就知道了说媳妇的秘密，对说媳妇的事也开始有了兴趣。有一次，他跟他嫂子说：“我哥说给我说媳妇，咋不给我说了呢？”

嫂子笑嘻嘻地说：“你还知道要媳妇啦，人都说你笨，说个媳妇你也养活不了。”

有子说：“我才不笨呢。”

“你同意要啦？”嫂子高兴地问。

“要！”有子决心挺大地说。

哥哥嫂子们一听有子想要媳妇了，灰冷的心思又活跃了起来，高兴地满场张罗着给有子说媳妇。

好汉无好妻，赖汉守花枝。

老实巴交的笨有子，说了一个挺好的小媳妇。媳妇是大河东刘顺家的三姑娘，小名叫燕子。长得比有子精神好几倍。小媳妇长得紧紧登登、鼓鼓溜溜的，双眼皮儿，大眼睛，小芝麻粒牙，脸蛋儿溜光粉白，说话嘎巴嘎巴的，走路两只小胳膊一悠一悠的，风快，有力，有滋有味，一看就是个小人尖子。

他哥背地和嫂子说：“精神头都让小燕子占去了，有子那精神头，两个加一块也抵不住燕子，有子能养活住她吗？”有子的嫂子说：“婚姻就是那么回事呗，王八瞅绿豆，对眼儿，月下佬早就给他们配好对了，不的，燕子咋就偏偏相中他了呢？”

“燕子不一定相中有子，八成是相中咱们这个地方了。”他哥猜测着。

“咱家有子也行，老实，忠厚，不惹事，有子要今天娶明天偷的，咋呼呼的，人家燕子干不干还两说呢？”嫂子满有把握地分析着。

“就怕他养活不住。”哥哥担心。

“唉呀，结了婚就好了，哪家都一样，小两口往起一睡，有了孩子就好了，老天爷就那么配的，男的楞式，女的蔫；女的楞式，男的蔫。都蔫，没法过；都楞式，就成天打着过，到了还是个定数。”

道理真就是这么个道理。

小燕子真就相中了有子这种老实质劲，也相中了老曹店这个地方，活该是一种缘分。有的婚事，看着该成却不成；有的婚事，看着不成，却就成了。

小刘燕子嘻嘻哈哈，叽叽喳喳的，偏就相中了那又笨又蔫的

二有子。

有子结婚没房子，哥嫂就给有子在自家的屋子里搭了铺半截子北炕。北大荒老曹店这个地方，好像多少年就留下了这个习惯，不管孩子多少，一般人家都是先搭北炕，或是三间房一头开门，老的在外间，小的在里间，里外炕中间只隔一道半截子墙，有的买口柜，有的买两只箱子；要是南北炕，就格外买一幅幔帐往炕沿上面的竹木竿上一挂，黑天放下来，早起撩起来，这就可以了。结了婚，有了孩子，或是生活条件允许，再慢慢盖房，该出去过的搬出去，再有结婚的，就接着用。被褥备齐了，过日子当用的置全了，就可以结婚了。有子的哥嫂没给有子置办什么家具用品，被褥、衣服、箱子柜，置几件，就张罗结婚。燕子这人没啥挑拣，哥嫂咋说咋办，选了个日子，娘家那头赶挂车就把燕子给送来了。

有子单身一人，一切听从哥嫂安排。买点糖块烧点茶水就糊里糊涂地把婚结到嫂子家的北炕上了。

笨人偏偏就遇上一些笨事儿。笨有子本来就笨得恨人，转不开磨儿，说媳妇偏就给他说到了嫂子家的北炕上，这个南北炕就把有子给难住了。有子胆子小，知道说媳妇是怎么回事，但不知道南北炕的问题怎么处理。

他看见小公鸡撵着小母鸡儿可街跑，也看见那大种马儿太阳底下跟黄骡马做爱，但没看见人是怎么回事，尤其是南北炕，这下他可害怕了。

宽心面吃了，被子焐了，嫂子就把闹洞房的人撵走了。人们一走，嫂子就追有子燕子上炕睡觉。

等到燕子上炕躺下，幔帐放下了，嫂子便将有子叫到外屋地去。嫂子舀了盆温水命令有子：“把手洗洗。”

“洗手干啥呀？”有子纳闷儿。

“就这么个说道，叫洗就洗，洗！”

有子就抹着肥皂洗了手。

屯 风

“再洗洗那个。”嫂子命令着。

“啥玩艺儿?”

嫂子指指有子腿中间：“就那玩艺儿。”

“洗那个干啥呀，不洗。”

嫂子小声命令他：“不洗你媳妇不让你上炕睡觉。”

“她咋不洗呢？”有子不乐意。

“人家是女的，你是男的，洗！”

有子信嫂子话，蹲下去悄悄地洗了。上了炕，闭了灯，有子却懵了。

成天想媳妇，有了媳妇却又怕媳妇，有子离燕子不远躺下了，忽然觉得手脚没处放，气儿不够使，浑身直出热汗，连脑袋都不敢转动。

有子的嫂子兴奋地上了南炕，把灯一闭，十分熟练地搂住男人，小心翼翼地听着幔帐那边的动静。

幔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

嫂子怕小两口磨不开，便故意抓紧进入梦乡，翻了两下身，就轻轻地打起呼噜。那鼾声不大，其实是假的，她以为这样，北炕的小两口就能把思想解放一下。

有子听南炕有鼾声，果然有了行动。他身子没动，光把自己的手伸进燕子的被窝里。燕子心头跳跳将裤褂脱净，然后接过有子的手，把有子的手小心地引到自己的肚下，等着有子。

有子的手在燕子的肚子下面触到了一片茅草，手指便在那片茅草丛中搜来搜去的，像在草棵里找一件什么东西，燕子憋着气，憋住笑，就任凭有子的手指在那上面找。有子找了一会儿，不知为什么，悄悄地将手又缩了回去。

如果是单房独屋，燕子会调皮地问问有子在寻找什么；因为是南北炕，燕子明知嫂子假装睡，便忍住了笑，一声没吱，继续等着有子。她也没经过这种事，光溜溜地躺在被窝等有子研究第

二次行动。等一会儿工夫，耳旁忽然听到一声细细的嘶声，有子嚇儿呼地睡着了。

燕子悄悄地将衣服穿上，便生气地将头脸扭向一边。嫂子这工夫也不打鼾声了，用手指捏捏有子哥，把头蒙上，小声和男人说：“怎么样，笨玩艺儿，啥也不懂，北炕连点儿动静也没有。”

他哥小声地在被窝里骂着：“操，完犊子，死蟹子，不鼓沫。”

第二天，吃完早饭，嫂子趁燕子上厕所时，叫有子到仓房帮她灌袋谷子。有子撑袋子，嫂子收谷子，她趁机问有子：“昨晚上睡了吗？”

有子莫名其妙地看着嫂子。

“笨鳖。”嫂子照有子胯间啐一口。

有子听明白之后，嗫嚅着：“没有。”

“那咋不的呢？”

“没找到地方。”

“什么地方？”

“那个地方呗。”

“去你个妈的，没看见公鸡踩蛋？”

有子低下了头，想起配种站的大红马：“害怕。”

“咋怕呢？”

“南北炕……”有子不敢抬头。

“去你妈了个蛋的，媳妇衣服都脱了，你还怕啥呀？挺大个活人，连小鸡都不如，死了得了。”

“我……害怕……”

嫂子在仓房里偷偷地训完了，又给有子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做了详细指教。这一天，太阳一落，嫂子收拾完碗筷，就赶紧张罗被睡觉。

这一天晚上，灯一闭，有子还是个懵。还是那片茅草，还是那只手，还是懵懵懂懂地胡乱搜索，有子只想先找到那个关键的